

謝豐舟教授短文[籠內籠外]讀後感言

楊偉勛教授

當中心秘書麗芳轉達謝教授徵詢可否將此短文放在電子報上，我有些遲疑：是否適合在以科學為宗旨的電子報上刊載「政治」性文章。但這種遲疑在幾秒內就從我心中消失了。我有一些自認還不錯的理由：其一、謝教授是總編輯，我尊重他的職權。其二、如果科學性的電子報不能討論「政治」，那我們人文水準就落得和教育部的官僚一般。此外，個人的人生經驗，也不得不讓我支持謝教授在短文中的看法。在學生與住院醫師時期，看過憲警如何衝入醫學院，拖走為廢除刑法「言論叛亂罪」而靜坐抗議的許多令人敬重的老師們；經歷過從醫院舊大樓至醫學院，跨過中山南路時，唯一的通路是在遊行要求民主的民眾與鎮壓憲警的拒馬之間。服兵役時，在以壓迫人權為宗旨的警備總部某單位擔任內科醫官，為一千多名在戒嚴法下，未經司法審判就被逕收管訓的「人犯」作醫療服務。因此，我對軍事戒嚴時期的人權狀況，知之甚詳。而內人的親屬也曾在「白色恐怖」時期，因細故，受到情治及人事單位侵擾，所以我也深知未經人民授權的違法政權，可以如何有制度地去蹂躪人性尊嚴。

科學家當然希望有一個單純環境，專心品味發現的快感與智識的樂趣，然後與其他人類分享，提昇人群的精神及物質文明。不過在歷史上，往往有許多時候是事與願違的。許多猶太裔的優秀科學家，在二戰時期不得不逃離歐洲，方能安身立命。美國發動伊拉克、阿富汗戰爭後，研究經費大幅縮減，致使研究困難，引起學術界普遍不滿。我認為在我們這個只有型式上解嚴的國家，科學家恐怕是無法完全自外於周遭的社會與政治的。

言論自由更是科學家所要珍惜的，歷史上也有不少例子，因宗教、政治的壓迫，科學上的發現不能被公開宣揚。另外有些科學家長期在專制政權工具式的洗腦制約下，在作科學時，充滿理性與邏輯，當面對人性與人權問題時，只問情感情緒，沒有理性，沒問事實，當然更不可能會有是非，反而成為專制政權的支持者，在這種「精神、人格分裂」的環境下工作，是無法真正暢快的品嚐科學的滋味，除非他能無視於周遭他人的苦難，而尚能自我陶醉。自由暢快地品嚐人生與科學，並與他人分享，言論自由是達成此目的的工具之一，只要沒有侵犯他人的人權、或違反人民授權的法律，我想本校師生的言論範圍與尺度應該不需要政府來指導吧！